



原创儿童文学大系

一只与肖恩 同岁的鸡

三三◎著

Yizhi Yu Xie'en Tongsuai De Ji



云南出版集团



晨光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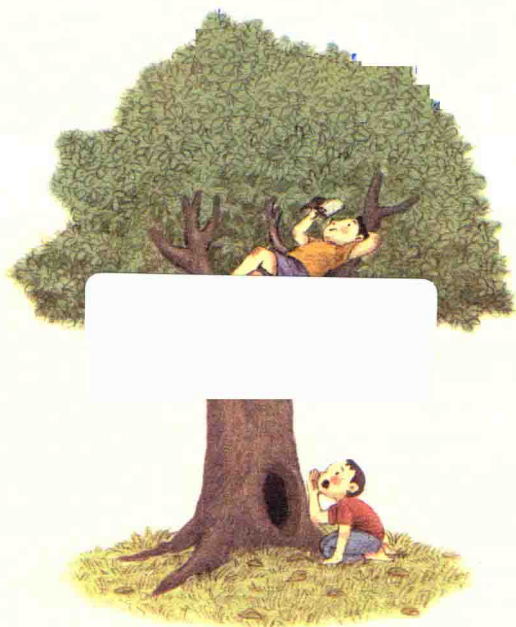
原创儿童文学大系
YUANCHUANG ERTONG WENXUE DAXI

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

YIZHI YU XIAOEN TONGSUI DE JI

三 三

著



云南出版集团

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., LTD.



晨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/三三著. —昆明: 晨光出版社,
2017.4

(盛世中国·原创儿童文学大系)

ISBN 978-7-5414-8548-0

I. ①一… II. ①三… III. ①儿童小说—中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②儿童小说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39085号



原创儿童文学大系

一只
与
肖恩
同
岁
的
鸡

Yizhi Yu Xiaoen Tongsuide Ji



三三
著

出版人: 吉彤

策划: 潘燕 张磊 鑫雯展洁

责任编辑: 袁雯

插画: 阿筭

装帧设计: 周鑫

责任校对: 杨涵卿

责任印制: 廖颖坤

出版发行: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

地址: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
发行电话: 0871-64186745

排版: 恒盛印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印装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10mm×1000mm 1/16

字数: 170千

印张: 16

版次: 2017年4月第1版

印次: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414-8548-0

定价: 24.80元

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父亲的自行车

001

舞蹈课

045

一只与肖恩同岁的鸡

168

去省城

186

三十三只黑山羊

207

看大水

226



FUQIN
DE
ZIXINGCHE

父亲的
自行车

—

那年春天，父亲去了一趟省城。他兜里揣着一百多块钱，那是母亲让他买窗帘的。可是，窗帘没买成，他一时心血来潮，买了一辆自行车，一路晃荡着骑了回来。

当父亲和那辆自行车一出现在街口，正如他一路上愉快而得意地预料和期待的：整个鸡姆落镇吃了一惊。那时正是晚饭时间，人们手里端着碗，各自蹲在自家的院门口，边吃边聊着。傍晚的风贴着地面在脚边低旋，一枚杏色的落日正悄悄地滑向地平线。这时，四叔从碗沿上方望过去，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我的老天爷……”他睁大了眼睛，嘴里停止了咀嚼。人们顺着他的目光向街口望去，只见我的父亲身披耀眼的霞光，骑着一辆有两个轮子的车，摇摇晃晃，仿佛正从金碧辉煌的天上而来。

父亲跳下车，由于慌乱与不熟练，自行车突然向旁边一歪，车的前轱辘冲进了四叔家门前的花坛，压倒了几棵桃金娘。吓得坐在花坛边吃饭的四叔大叫一声，一下就蹿到院子里。父亲冲着前车轱辘皱了皱眉，仿佛发生这样的事，全是它的责任似的。他凑上去瞧了又瞧，检查车轱辘是否受伤，对那几棵压倒的桃金娘和被吓得惊惶未定的四叔却毫无一点歉意。因为那辆自行车，大家很快就忘记了他的莽撞和过失，纷纷围拢上来，兴奋而好奇地瞧着它。

我激动地站在那里，从四叔三角形的胳膊肘空隙里，观察着人群中的父亲和那辆自行车，感到又惊讶又害羞，心中暗想：现在，正有一件大事，在我们家发生哩……

它看上去很不错，黑色的油漆光滑锃亮，车把和轮子上的辐条雪一样发着光，即便在这样的黄昏，也照亮了人们的眼睛。它就像个黑天使，没有一丝预兆，就降临到我们家了。在这之前，我还从未听父亲或者母亲说起过这玩意儿，更别说买它的打算了。倒是有一次，隔壁新发叔对我说：“看着吧，我就要买车了，有一种两个轮子的车，它就像马一样，你心里让它去哪儿，它就把你带到哪儿……”

隔着人群，我打量着那辆自行车，用目光抚摸着它油亮的黑漆和美妙的线条，并不时飞快地瞟上父亲一眼。他的脸微红，透着一丝酒醉的微醺，热切而认真地倾听着每个人的意见，或者说每个人的赞叹和艳羡，不住地点点头，跟着附和一句，鼓励对方说下去。时不时地，他把右手握成拳头，对着它咳嗽一声。作为他的儿子，我很容易就认出了这个动作：他在掩饰心中的得意。

这时，父亲发现了人群中的我，冲我招招手。我犹豫着，心里想着要不要跑开，可是我的脚却已经把我带到了车子跟前。我抬头看了看父亲，他冲我微笑着，用他刚才注视自行车的那种眼神看着我。我伸出

手，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光亮的车把和后座，那么凉，那么坚不可摧，简直就像一辆坦克一样。

“来，上来！”说着，他两手架住我的胳肢窝，使劲一提，把我放到自行车的大梁上。我的心随着身子的悬空，一下子悬了起来，手不由得紧紧抓住了车把（大家一下子笑了）。我还以为车子会倒，可是没有。父亲歪着头，两只大拇指挂在裤兜上，继续欣赏着自行车。我怀疑他把我放在车上，只是为了看看自行车上坐上一个小孩子的效果。说白了，我只是一个道具、一个点缀，就像一顶帽子或者围巾对于一个人那样。

大家围住我和自行车，在父亲的带领下，继续欣赏和品评着，或者说，欣赏品评着这辆车前梁上坐着小男孩的自行车。这期间，有人讲了一个笑话，大家都笑起来，尤其是父亲，笑得最响，他仰头冲着乱云飞渡的天空，闭着眼睛，全身抖动得像面筛子一样。我也想笑，可是我刚一咧开嘴，就赶快收住了。我真担心我一笑，车子会突然倒下去。我战战兢兢、孤立无援地坐在自行车上，自行车孤零零地站在人群中间的空地上。我看着自己的脚尖，又紧张又害羞，等着有人把我放下来。

我一抬头，看见母亲也在人群中。她站在人群的后面，暮色的前面，两手抱着双臂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们。我忽然高兴起来，心说：这下好了，这下好了。我悄悄地舒了口气，紧紧抓住车把的手也放松了。我还以为她会来救我，可是没有，她只是站在那儿，朝这边看着，冷冷注视着人群中神采飞扬、高谈阔论的父亲。

“听说，在法国，每年都要举行环法自行车大赛……”

这时，父亲一扭头，也看见了母亲，他刚想冲她笑一笑，可是，那微笑刚刚起程——他嘴角的笑纹肌只是微微地抽搐了一下——便没了动静，一丝不易察觉的停顿与不自在掠过父亲的脸庞。“他们的自行车不

像我们的这么笨……车座很高，骑的时候屁股撅着，像鸵鸟一样……”他努力想像刚才那样意气风发、谈笑风生，可是，他的舌头像打了结，脖领子里像是灌进了芒刺，他不时地翻看自己的手掌，好像那里开了一朵花吸引了他的注意。他就像个被针扎了一个小洞的气球，正以一种均匀的速度不可阻挡地干瘪下去。而那根针——我的母亲，正远远地、冷冷地瞧着他。

母亲不动声色地站在那儿，她的脸渐渐模糊，头发和裙子的边缘正慢慢消融在暮色中。远远地，她用一种可怕的沉默，有力地惩罚了我父亲，并且，我预感到，这种惩罚还没有结束，才刚刚开了个头。尽管如此，自行车的大梁把我的屁股硌得生疼，并开始出现发麻的感觉，我仍能抽出些同情心给母亲：她从早上父亲迈出门槛的那一刻起，就开始焦急地等待着父亲给她买回来的美丽窗帘。结果，希望落了空，她想要的窗帘没等到，父亲却买回来这么一个不中用的玩意。

我一动不动地坐在自行车的大梁上，现在，恐怕所有的人都把我忘了。我不再害羞，只是一丝紧张还停留在我的尾骨和小腿肚上。我试着移动了一下胳膊，轻轻地按了一下车铃，登时，美妙的铃声擦亮了整个黄昏！正当我想再来一次的时候，看见母亲一转身，出了人群，向我们家的方向走去。父亲忽然住了嘴，望着母亲远去的背影，丧气地嘟哝了一声。他把手放在车座上，拍了拍，瞬间，危险解除，我立马感到安全了，并像条虫子一样在车上乱动起来。

天快黑了，人群慢慢地散了，我和父亲还站在广场的空地上，暮色沉沉地压下来，把我们罩在下面。“回家吧！”父亲叹了口气，踹了一脚车撑，自行车旋即运转起来。我坐在车上，快乐极了，对它的恐惧和憎恨也一扫而光，还没走到家门口，我已经像块狗皮膏药，再也不想从自行车上下来了。



二

一进院子，一阵莴苣的气味混合着夜晚的气息迎面扑来，我和父亲喉咙里相继发出一两声咕咚声。母亲坐在餐桌旁昏黄的灯影里，壁橱的阴影刚好能遮住她苍白的脸庞。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，用侧脸对着我们，两手交叠放在腿上，我们扑扑的脚步声，我赖赖唧唧不愿从车上下来的央求声，以及咔的一声车撑落地的巨大声响，都没能让她把头转过来。

父亲支好自行车，磨蹭着，并不急于走进充满着莴苣与熏肉香味的屋里去。他围着自行车转了一圈，抓抓车闸，拍拍车座，蹲下身去，转动着车蹬子，让它发出细细嗡嗡的音乐声，时不时地，他抬起眼皮，透过前轮光亮的辐条间隙，向门口的母亲张望一眼。这时，母亲开始准备开饭，她垂着眼睛，身子像刚浆过的布匹一样僵硬，以准确的方位感和死板的腔调吩咐悄声走到她身后的我洗手去。我走回院子里，洗了手，对仍蹲在那里转着车蹬子的父亲喊道：“吃饭了！”我知道，在所有这样的局面里，我得担负起活跃家庭气氛的责任。父亲嘴里答应了一声，可身子仍旧蹲在那儿，研究般转动着车轮，仿佛一门心思地想要发现车轮运转的奥秘。母亲垂着眼皮，一声不响地喝着汤，不让自己发出一丝声响。她有时就是这样，心肠真硬！一个招呼都不打，仿佛院子里根本没有那个人一样。盘子里，莴苣的小山很快就被挖去了一个角，酸汤鱼的数目也正以匀速递减，可是，父亲还没有来吃饭。趁母亲起身盛饭时，我飞快地跑到院子里。父亲仍然蹲在那里，独自探索着自行车的奥秘，微微蹙起的眉头盯着车轴，一副很忙的样子。听到我的喊声，他“嗯”了一声，声音羞涩，里面分明透着隐秘的期待。我觉得他可能希

望我再叫他一次，于是，我又叫了他一声：“吃饭吧！”我像是劝说又像是催促着。父亲抬头看看我，最后，目光落在我油光光的嘴上。他飞快地瞄了一眼门口，压低声音问道：“桌上放了几双筷子？”我略微回想了一下，告诉他：“三双。”父亲笑了，那笑从嘴角绽开，慢慢地扩散到眼角眉梢。“走，吃饭去！”他忽地站起身，大声对自己或这个世界宣布道，并拍了拍手掌，抖落手上并不存在的灰尘，摆出一副刚刚忙活完了的模样。

母亲不动声色地坐在那儿，一勺一勺地喝着汤，父亲坐下的时候，她连眼皮都没抬，当他是一团空气。父亲一点都不介意，他摸了摸桌子边，按一按椅子的扶手，喜滋滋地冲我眨眨眼睛，仿佛为这个位置的失而复得暗自得意。空气凉爽而干燥，院子里的丁香开始散发芬芳，这样的時候适合交流一天的见闻、吹牛和讲笑话，或者在小广场的花坛边散步。可是没有，我们一人占据着一个桌子边，低头看着自己的碗，倾听着各自的咀嚼声和内心的声音，像是在玩“我们都是木头人”的游戏。

我正琢磨着说点什么，活跃一下气氛，这时就听父亲说道：“等明年，我们再买台照相机，脖子上挂的那种——”他把嘴里的饭咽下去，在脖子上比画了两下，又接着说道，“这样就可以方便地到任何一个地方拍摄了。”我注意到，父亲把“摄”读成了“niè”。他总是读错这个字，尽管他已经开了十几年的照相馆，几乎每天都会用到这个字。每次读错，母亲都会忍不住纠正他，她受不了人家把“摄”读成“niè”！我扭头看着母亲，等着她来纠正他。可是，母亲却一声不响地吃着饭，像没听见一样。“还能到野外摄（niè）一些风景作品。”父亲说完，放下碗筷，扭头期待地看着母亲，等着她像以往那样微微蹙起眉头，愠怒地瞪着念错字的人，然后一本正经纠正道：“摄，摄影！”可是没有，母亲依旧耷拉着眼皮，一口接一口地吃着饭，只

是，她的脸有些红，胸脯微微起伏。“闹不好，一不留神成为一个掇（niè）影家。”父亲煞有介事地摇摇头，不无烦恼地说道。我料想母亲这下肯定坐不住了，因为，我都忍不住想笑了。父亲得意地点着头，向我眨眨眼睛，他夹了块鱼放进嘴里，鼓起腮帮子，暗暗地使着劲，用舌头将鱼刺和鱼肉分离，一边偷眼观察着母亲。母亲放下筷子，给自己盛了一碗汤，她望着碗里的汤，一勺接一勺地喝着。她可真够坚强！这是一种可怕的，然而经得起尊敬的品格。最终她还是让父亲失望了。父亲收回目光，垂下肩膀，懊丧地看着自己放在桌子上的手——那手白皙微胖，手心朝上，充满了失败者的虚弱——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。

忽然，她站起身，绕过桌子走向橱柜，从里面拿出一个葫芦形的小瓶子。我们爷俩静静地看着她，像两棵向阳性植物一样，目光一直追随着她。只见她将葫芦形的小瓶子摇了摇，接着旋开了瓶盖，朝着眼前的汤碗倾洒了两下。顿时，一阵清新刺鼻的气味——芥末味扑面而来。父亲大叫了一声，夺路而逃，还没跑到门口，一串响亮的喷嚏从他身体里喷薄而出。可怜的父亲，对芥末过敏的父亲，作为对他擅作主张买自行车的惩罚，让他打几个喷嚏其实一点都不过分。

我在心里替父亲数着打的喷嚏，暗暗地同情着他，当喷嚏打到五十多个的时候，忽然，一阵疲倦漫过全身，我迷迷糊糊地意识到，可能是因为刚才坐在自行车大梁上太紧张了，然后是饱食后的眩晕……在父亲的喷嚏声中，我手里捏着半个馒头，头歪倒在饭桌上，睡着了。

三

今天，父亲要带我们去兜风。

一大早，我们就准备好了。我和父亲穿上了最好的衣服，回力球鞋

也用白粉笔擦过，为了和崭新的自行车相匹配。我们站在阳光下，像新生婴儿般洁净，一尘不染，难以置信。我早早就爬上了自行车，占领了大梁的位置，其实，我也只能待在那里，因为，你不可能让一个女人坐在大梁上。父亲的眼睛始终没离开过自行车，他不时地把腿抬起来，来个鹞子翻身，重复模拟练习着从后面上车的动作。每隔一小会儿，他就会扭过头去，向屋里眺望一下，看看母亲出来了没有。

“去！看看你妈收拾好了没有？”父亲对我吩咐道。他抬头看看天空，无奈地摇摇头，一个人小声嘀咕着：“女人出个门啊，比上轿还难！”

我从车上跳下来，向屋里跑去。母亲正在厨房里洗盘子。她用力清洗、擦拭着那些盘子，一遍又一遍，也许，她想把它们洗得跟她的脸一样白。她总嫌自己的脸太苍白，为了使自己的脸显得红润，她有自己的一套改善肤色的方法：她像潜泳一样憋一口气，连续让自己一分半钟不呼吸；有时，她故意把什么东西丢在地上，然后低头弯腰地把它捡起来。

“走啦！”我站在门口对她说。母亲头也不抬地擦洗着盘子，问：“去哪儿？”那些盘子产自我外祖父的碗窑，上面印着妖娆繁复的蓝色花纹，美丽而毫无用处，又占地方。为了怀念她父亲，母亲每年都要把它们拿出来擦拭一遍。擦拭完的盘子顺势放在水池边的桌子上，已经擦得老高，摇摇欲坠。

“兜风。”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，有点害羞，为了摆脱这种感觉，我又重复了一遍，“父亲要带我们骑车去兜风。”

“不去！”她干脆利落地说道。我站在那儿，手扶着门框，愣愣地望着她，不知该如何应付这个局面。“去告诉他，我可不愿跟着他去丢人！”母亲很快朝院子里瞥了一眼，露出一副不屑与鄙夷的神态。那

里，父亲正怀着一个美好的愿望，一厢情愿地翘首以待母亲出去。

我又在那儿站了一会儿，觉得无计可施，只好走回来，对父亲说道：“她不去。”基于对他被拒绝的同情，以及担心取消兜风的顾虑，我没有把母亲的原话告诉他。父亲失望地站在那儿，怅然若失地垂着手，有那么一会儿，他竟然像个孩子似的不知所措。我看着他，静静地等着他这股难受劲过去，赶快好起来，然后对我说：走吧，她不去我俩去！

父亲掀开帽子，挠了挠后脑勺，满脸沉思的神情。他来回踱着步，不时抬头望一眼窗口，忽然，他站住了，微笑着，像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。父亲把我叫到跟前，说道：“你就说，大坝上的木棉花开了。快去……”我被他推了一把，脚步迟疑地向屋里走去，边走边回头怀疑地看着他。父亲无声地冲我抬抬手，示意我照着他说去做。

我站在母亲身后，看她擦洗着那些没用的盘子，心里排练似的默念着父亲说的话。我再一次回头看看父亲，他冲我点点头，做了个鼓励的手势，嘴巴无声地对我发出信号：说呀！快说呀！我又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对着母亲僵硬的后背，毫无把握地喊了一嗓子：“大坝上的木棉花开了……”

没有人理我。我干巴巴的、听上去有些突兀的声音，尴尬地在屋里、在我的耳朵里回荡着。我静静地站在那儿，等待着她的裁决和宣判，嘴巴微张，两手下意识地抚摸着裤线。母亲没听见似的，仍然低头擦着盘子。桌子上的盘子擦得更高了，并且像比萨斜塔一样向一边歪斜着，随时都有可能倒塌。我可不想看到这一幕，也不想傻瓜似的在那儿等下去，我飞一般地跑回到院子里。

父亲勇敢地迎接了这次失败。我们父子俩用眼神交换着彼此的沮丧和对母亲的不满，嘴里不约而同地叹着气。可是没过一会儿，父亲又把

我给撵了回去，让我再跑一趟：“你就说，顺便去一趟大舅家……带上一罐腌菜。”我想，这下有门！母亲可是早就吵着要去大舅家了，从这个春天起，一直说到现在。那罐腌菜也早就准备好了，一直埋在窗前那棵胡椒树下。

这次，我兴致冲冲、信心十足地向她报告了这个消息，为了让这个理由听上去具有感染力和诱惑力，我把“一罐腌菜”说了两遍。母亲站在敞开的橱柜前，她把“比萨斜塔”拆了，那些盘子正被一对一对地放进橱柜。“去告诉他，别去给我娘家丢人！”母亲啪的一声关上了橱柜门，并回头瞪了我一眼，眼睛里充满了愠怒与警告。我心里一惊，暗想：她准是也顺带着生我的气了。我知道在这件事上，她是想让我和她站在一起，共同反对父亲，可是我却让她失望了。

我哭丧着脸回到院子里。谁也别想让我做传话筒了，他们这一套，让我真是腻烦透了。我站在台阶上，想了一下自己的处境，决定就在那里待着，不接受任何人的指派与命令。父亲看着我，不用问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哭丧的脸，我被惹恼的倔样子已经告诉了他一切。他抬头看看天空，那里，天高云淡，清风习习，正是骑车兜风的好天气，而且衣服已经换好了，路上有好多行人正等着看他的自行车呢……父亲转过脸来，拍了拍车座。“走，上车！”他大声命令道，声音干脆明亮，生怕屋里的人听不见似的。我愣了一下，迟疑着向前走了两步，继而快乐地飞跑下台阶，一头钻进父亲的肘弯，不用任何人帮忙，踩着车蹬，相当熟练地攀上了自行车的大梁。父亲把左脚蹬转到起蹬的位置，助跑了几步，然后摇摇晃晃、心里没底地跨上了自行车。

我和父亲终于踏上了我们的兜风之旅。

一路上，那不断出现和消失的地平线，永远在我们前面，等着我们去超越它。大坝上，猩红绚烂的木棉树，迎着我们飞一般地向我们身

后奔跑。香蕉园、咖啡林以及沙地上成片的仙人掌田，像蓝色天空下一块块不规则的绿色蛋糕……一群鼠灰色的水牛，站在空旷的路中央，傻瓜似的瞪着我们，眼看着车子到了跟前，忽然“哞”的一声，四处逃散而去。车子驶过去，我从爸爸的胳膊肘里往后一瞧，只见它们还立在原地，目光呆滞，正远远目送着我们。经过那片季雨林，我看到一只怀孕的黑山羊，身子臃肿、沉重，肚皮快垂到地上了，在静寂的山路上寂寞而优雅地走着。我估计，当我们回去时，没准会看到它率领着一群小黑羊散步呢……

我发现，人坐在自行车上看到的风景，与走路时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，起码我感觉是这样。这个发现让我感到惊讶不已。可是这一切，远没有自行车上的我和父亲风光，更值得我向你描述。

当上车时的慌乱与不安消失之后，父亲变得从容自在起来，他在我耳边，用他那个破锣嗓子，悠然自得地哼唱着一支不成调的曲子，一点都不怕我笑话。拐弯处，父亲让我负责按车铃；而空旷的地方，他则孩子气地让车子沿着S形路线前进。上坡时，父亲在我头顶上咻咻地喘着气，费劲地蹬着车子，我抱歉地坐在车梁上，心里想着要不要下来……下坡时最痛快，车子不用蹬，轻快而飞速地向下滑行，风鼓动着父亲的衣襟哗啦啦地响着，像鸟儿拍动着翅膀。我想这样一直骑下去，不要停，迟早会到达地球的另一端。

一路上，人们停下脚步，转头惊讶地看着我们和自行车，仿佛那不是一辆自行车，而是一头怪物。一群愣头愣脑的小孩子，跟在后面追着车子跑，嘴里喊着：“看呀，看那轮子……”父亲很享受地接受着大家的注目，他想藏起心里的得意，但是藏得不彻底，他只得微微皱起眉头，掩盖住嘴角眉梢流溢出的得意之色。他一百次下车，接受大家的欣赏、询问与艳羡，又一百零一次上车，赶去前面迎接下一波同样的



致意。

我耐心地、好脾气地坐在车上，听父亲毫不厌烦地重复着同样的话：站在人潮涌动的大街上，他是怎样突然心血来潮想买辆自行车；由于带的钱不够，他又是怎样跑去向小舅借；以及，他如何从省城把车子一口气骑了回来……只有一件事他没有说——母亲对他的惩罚。对此，他只字不提。

当我的目光越过人们的头顶，远眺前面的地平线时，我心想：照这样子，午饭时也到不了大舅家。好在父亲及时调整了自己，他抬头看了看天，把左脚放到车蹬上，摆出一副准备启程的姿势，心满意足地就此向大伙告别。当车轮重新转动起来，朝着木棉树绚烂盛开的大坝驶去的时候，我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总的来说，这是一次愉快之旅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新鲜、快乐，以